

「初期佛教國際論壇」 與貝葉經保存側記

呂凱文

今年八月我前往南天大學擔任客座教學，隨後在月底的 28、29 日兩天，出席「初期佛教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arly Buddhism）會議與發表論文。這次的論壇是由「法身國際研究所之澳洲與紐西蘭分會」（Dhammacha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雪梨大學和斯里蘭卡的 Kelaniya 大學以及 Peradeniya 大學合辦，地點就在鄰近雪梨大學旁環境相當優美典雅的 Sancta Sophia College 裡。這次的澳洲之行，讓我對這個國家與當地佛教學界有些近距離觀察，同時有機會與來自斯里蘭卡、泰國、法國、澳洲、紐西蘭與中國等地的學者一起切磋研究，了解現前東南亞初期佛教巴利貝葉經手稿的保存與研究現況。在此我僅僅想要簡單地報告這次會議的觀察與見聞。

論壇以「初期佛教」為主軸，議題可細分為五項，包括：1、初期佛教學派與文獻，2、初期佛教貝葉經手稿，3、斯里蘭卡的貝葉經圖書館與數位化，4、初期佛教哲學，5、初期佛教禪學。在這五項議題裡，從整體比例觀之，台灣佛學界的比較少討論的議題應該是佛教貝葉經。一方面這是礙於地理條件與歷史距離的限制，台灣並非初期佛教貝葉經的產地與發掘地，當然無從對這個議題深入鑽研；另一方面台灣目前從事佛教學研究的師資與方法偏重思想義理與文獻，貝葉經文化研究的田野人才與語言編譯人才相當罕見，相對地，在國際佛學界的這塊領域裡的參與度自然不足。即使國內偶見該議題討論者，也以文獻編目的圖書館學者居多。

會議討論中，令我印象深刻者有幾位。其中，Anatole Peltier 教授提到他近幾年在寮國（Lao）的卡茂安洞窟（Khammouan cave）進行田野工作時的觀察與心得。這位老教授同時具有寮國與法國籍且能流利使用東南亞各國語言，能自由出入現在被共產黨統治的寮國。當他被告知寮國中部的洞窟發現兩種寫本巴利貝葉經後立即前往考察，並初步判斷洞窟的巴利貝葉經是以寮國和流行於泰北的兩種文字之手稿。他從貝葉經的生肖紀年與皇室紀年的佐證，推出這些巴利三藏貝葉經可溯及 1569 年。由於貝葉經保存不易，在卡茂安洞窟尋獲的貝葉經或許算是寮國境內目前尋獲裡最古老的貝葉經。不過，老教授無奈地表示，由於寮國共產黨政治腐敗貪污嚴重、處處高額賄賂還不見得每次能順利進入藏經的洞窟，讓他心寒不已，只能眼見這些寶貴文物逐漸毀損。

相較於寮國貝葉經因政治因素無法獲得良好保存與研究的問題，近幾年在中國雲南省與斯里蘭卡等地的巴利貝葉經因為獲得國家資助或宗教教育團體贊助而有稍微較好的待遇。雲南大學貝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婭博士提到，在西雙版納與德弘等傣族上座部佛教分佈地區，多年前啟動的貝葉經保護運動已逐漸收成，目前他們將收集到的貝葉經加以匯整編目為一百冊，除了原有的古傣文經文外，亦附加新傣文、漢譯文與國際羅馬拼音作為對讀的基礎。雪梨大學印度學系主任 Mark Allon 表示，收藏於僧團或亞洲

各國圖書館的貝葉經手稿深具學術研究意義，特別是經過數位化圖像處理更能強化它的流通性，而法身國際研究所與法身教育基金會近幾年贊助的斯里蘭卡貝葉經計劃，則是重要的推手。另外，從學術與課程層面考察雪梨大學的佛教學程，雖然涉及歷史地理與思想和當代性的議題，但是以梵巴藏等佛典語言為主的多年課程仍是重要的學術基礎，這種扎根的課程設計符合國際佛教學的期待與趨勢。相較於國內佛教學系所，近幾年因少子化與評鑑問題而大幅度減縮語言課程因應短線需求的作法，基本訴求上略有不同。